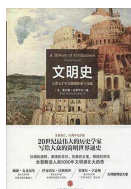


顾露的书摘集：《文明史》，作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笔记本： 萝卜书摘

创建时间： 2016/11/27 16:35

更新时间： 2016/11/27 16:37



「文明史」

作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

人口过多给中国的生活造成了重压，使之处在保守政府的严格管制下静止不变，尤其是阻碍了技术进步。...（中略）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曾审慎地考察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他评论说，中国的“有机的”世界观实际上倾向于今天的科学，与19世纪结束之前盛行一时的牛顿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形成了对比，这种世界观构成了西方科学的根基。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中国，技术的发展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它在原地踏步。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中国人力资源太过丰富。中国不必发明机器来节省人力，它是由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产生的贫穷的永久性受害者。

”

一点想法

有趣的观点：先进的农业带来了丰富的人力，因而整个社会环境对工业的萌发并不敏感。
——实际上在文化传统中，中国文明也有深厚的重“道”而轻“器”的观念根源。

页码：232

“

（写作时间：1966）如果如此庞大的中国没有接受扮演一种民族主义角色，这一巨大进步是不可能取得的。这一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感，某些人建议使用一个不规范的、让人无法接受的术语“文化主义”（culturalism）：总的来说它不是一种民族的自豪，而是文化的自豪，如果愿意采用“民族主义”一词的话，是文明的一种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古老而持续存在的现象，需要加以开启。因为现在的中国虽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实际上与一个漫长而荣耀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在共产主义实验开始之前那一让人悲哀的世纪（1840 - 1949年）受到了重创。

”

一点想法

文化主义的确更能反映传统和现实的一贯性，看起来也要比民族主义来得更中性和中肯。

页码：245

“

（写作时间：1966）人们当然可以指出五年计划中某些有名的失败，如土高炉、粮食生产不足和人民公社遇到的各种困难等。但中国实验的基本的和稳定的特征值得人们注意而不是批评，因为它们看上去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A）最坚决的工业化，其增长率远比苏联、东欧或欠发达国家要高（而且无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要高）。平均而论，是20%对7% - 10%。

（B）非常明确地决定“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把工业收入用作投资，以保持增长率，同时其他部门继续利用现成的资源，由农村的工匠供应农民大众所需的农具和其他消费品。这种情况需要多长时间，就维持多长时间。

（C）不仅在普通大众中是这样，而且全社会普通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这样就使它有可能强制他们作出牺牲。

（D）当局极具灵活性，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迅速改变方针。

”

一点想法

新中国的前两个五年计划：坚决的工业化，农业补贴，强制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页码：246

“

（写作时间：1966）1000万名组织人员——他们是受过训练、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对6亿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动员。...（中略）...

人们禁不住要想到，他们是古代帝国伟大的官僚传统的后继者，是官僚的继承人，那些受过教育的官员习惯于用非常坚定的手段治理一个大国，一批新的大胆而活跃的知识分子淘汰了旧的书生气十足、保守的知识分子。现在轮到他们用坚决的手段执掌中国的命运。这一强有力的组织由上到下浑然一体，能够让每一个人不停地工作，这可能是中国进行的非凡实验的秘诀。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但这反过来可能是因为她能够依赖其历史悠久文明的最长久、最坚固的特征之即其官僚制传统。

”

“

第三问：假如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相伴呈现在穆斯林面前，其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标准与伊斯兰教传统的精神准则相互敌对，问题会不会有所不同呢？用至为简洁、通常是非常庄重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既不容易，同时也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不敢肯定这是否能够真正改变你们的疑虑。

我在此冒昧地讲几句：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替代的文明；它是一个社会运动，是一种自愿的人文主义，是人类事务的一种理性化。假如将来有一天它为伊斯兰世界接受，它无疑导向共存和分享，就像在苏联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文明共存，或者像在中国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共存。尽管它对这些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它并没有铲除它们，而这也不在其规划之内。

Y·穆巴拉克认为，在那样一种局势下，“伊斯兰教会发现比基督教更难抗拒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因为它仍无法把精神与世俗事务区分开来。因此，精神就更容易陷入一个共产主义穆斯林社会的机械唯物主义之中，遭受灭顶之灾”。

”

一点想法

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适配性和惊人生命力。

“

第二个问题：伊斯兰世界在更为紧密地接近工业化和现代技术时，是否会抛弃其传统的文明，就像脱掉一件过时的旧外套那样？

这一问题并不是伊斯兰命运中独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拥有计算机、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核技术的现代文明，是否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使世界整齐划一并消灭单个的文明呢？

机械化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肯定可以搅乱、消灭并重建文明的许多方面，但绝不可能是全部方面。就其本身而言，机械化并不是一种文明。说机械化是文明，就是假称今日之欧洲完全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重新获得生命的。工业革命无疑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但欧洲文明早在它开始之前就存在了。

”

一点想法

大哉问！技术和文明的关系，直到五十年后的信息时代仍然是最重要和迷人的问题（之一）。随着奇点的临近，谜底逐渐揭晓。

“

问题一：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一个穆斯林文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政治分歧似乎结束了泛穆斯林梦想，令其实现遥遥无期。但是，如同在过去一样，泛伊斯兰主义仍然是一个事实，是穆斯林文明的一个方面。

那一文明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清晰可见。从伊斯兰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有类似的信仰、道德、习惯、家庭关系、品位、休闲消遣、游戏和行为，甚至有类似的饮食……一位欧洲人在地中海沿岸伊斯兰国家的各个城市之间走马观花，他更为吃惊的肯定是它们的不同，而不是它们的雷同。在巴基斯坦和东印度群岛，差异更大；而在黑非洲伊斯兰国家，差异还要大：在那里，伊斯兰文明遇到了敌手，后者的力量通常丝毫不差，有时甚至更为强大。

”

“

人们往往否认伊斯兰教具有进行如此巨大之变革所需要的机动灵活性。久而久之，以致众多观察家宣称，由于其心灵、精神和文明“不可渗透”，“宁折不屈”，伊斯兰国家将会发现，他们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努力因而遇到了重重阻碍。这是事实吗？

把伊斯兰教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冥顽不化的宗教，认为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就是完全把它培育过的那么多的异端置之不顾，忘在脑后。单单它们就证实了这一宗教的不安定，展现了扭曲的可能性。此外，《古兰经》本身就向改革者显现了一扇永远打开的伊智提哈德（ijtihad）之门。皮埃尔·龙多（Pierre rondot）写道：“据认为先知预见到了《古兰经》或索乌纳（Sounna，传统）未见指点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建议人们通过类比（即qiyas）进行推理；假如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人们就要把其判断和视野（或者光线）置于此前所有的基础之上。个人进行阐释的这一努力，即ijtihad，在后来穆斯林思想的发展中起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运动非常明确地试图重启这扇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紧急出口。伊斯兰教可以拖延或者反对变革，但它也可能受到影响，有可能发生转变。

”

一点想法

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紧急出口。

“

资本主义（capitalisme）并不是一个与时代不符的词语。自伊斯兰世界的端到另一端，投机商们肆无忌惮地进行贸易赌博。一位名叫哈里里（Hanani）的阿拉伯作家向一个商人宣称：“我想把波斯藏红花用船运到中国，我听说这种东西在那里可以卖上高价。随后我把中国陶瓷运到希腊，把希腊锦缎运到印度，把印度的铁运到阿勒颇，把阿勒颇的玻璃制品运到也门，把也门的条纹织品运到波斯……”在巴士拉，商人之间的结算是按照我们一种现在可称为清算（clearing）的方式进行的。

”

一点想法

玩过大航海时代的同学会心一笑吧(๑_๑)

“

伊斯兰世界没有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穿越其沙漠的道路，它就基本上什么也算不上：道路把它连接在一起，并赋予它生命。这些道路是它的财富，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它的文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们赋予它“支配”地位。

至美洲被发现之前，伊斯兰一直在旧世界居支配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命运。如我们前文所述，单单它就把分散在旧世界各地的几大文化带连接在一起。这几个文化带是：远东、欧洲和黑非洲。未经它的同意，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任何东西都无法从它中间穿过。它是它们的中介（intermediaire）。

”

一点想法

“它未必总是充分认识到它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一优越条件。”

“

伊斯兰教的“五个支柱”是：信奉单一的神安拉，除他之外，别无神灵，而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即 chahada）；每天礼拜五次；伊斯兰历九月即斋月的29天或30天禁食；天课，即救济穷人；到麦加朝圣。护教战争（jihad）即圣战不是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之一，但后来变得异常重要。

”

一点想法

五个支柱。

“

穆罕默德出生在公元570年左右，在其人生的前40年历经了许多苦难。只是到了40岁那年，即在610 - 612年之间，他才从不为人知的模糊状态中崛起。“斋月（Ramadan，伊斯兰历九月）下旬的一个夜里”，在离麦加不远的“希拉山一个山洞里”，正在他熟睡之时，“永恒的声音注入了无际的世界，同时圣书出现在这位先知的怀中”。在睡梦中，一位神秘的人物向他出示了“一卷盖满印迹的布书”，命令他好好阅读。穆罕默德说：“我不识字。”天使则一边打开环绕着穆罕默德的布书一边说：“读吧，读吧。”“我读什么呢？”“以创造人类的主的名义去读吧。”...“安拉的选民静思冥想，意识到一部书深入到了他的内心。”（德尔芒让，E. Dermenghem）

”

一点想法

穆罕默德在听了大天使哲布勒伊的话后自认为是安拉的使者，是「圣经」传统中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